五經稽疑

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五經稽疑卷三

明 朱睦㮮 撰

毛詩

關雎

關雎序言后妃之德也歐陽永叔曰詩人見雎鳩雌雄於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别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别而不黷也淑女謂大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

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妬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釋文曰求后妃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此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

卷耳

卷耳序言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有求賢審官之志此義殊不可曉后妃但職內教善不出閨壼之中業

不過籩豆之事何得知天下之賢而進之乎若后妃果能進賢與治是開後世母后專政之門豈足為正風乎考之大任太姒亦則治內事耳此序之誤可知矣

樛木

樛木與后妃能逮下也其首章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君子指文王也詩人以樛木起興以誦文王之德或曰謂后妃也按三百篇未有以君子稱后妃者仍以誦文王為是然后妃之德非文王無以見誦文王即所以誦

后妃也

兎罝

兎罝序曰后妃之化也夫兎罝乃田間野夫所為皆賤者之事即它日為公侯之干城腹心亦非后妃德之所致此當云文王之化行則無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大抵二南之詩多歸之后妃此序之失也

芣苢

芣苢韓詩曰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薛君章句曰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君子有惡疾乃作是詩芣苢雖臭惡我猶采采而不已以比君子言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列女傳載宋女旣嫁于夫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女不從即此詩之意也

魴魚赬尾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薛君章句曰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饑寒之憂故也列女傳曰汝墳周大夫之妻

所作也與薛傳意同

汝濆

汝濆序曰文王化行也君子從役於外其妻為樵薪之事遵汝水之濆未見君子惄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易林云佤如旦饑覩二說其義晰矣毛詩作調鄭氏求其說不得乃曰調音輖又改字作輖調饑也輖饑也輖饑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饑之為長也

麟趾

麟趾序言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之事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恠妄不經且與詩意不合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周南風人美文王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如麟之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此與關雎自無干涉也

何彼襛矣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采詩之官得之名南之地以王姬下嫁諸侯能執婦道成其雝肅之德其二章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去二南甚遠與名公非一時人詩曷得為一編乎此必有誤當闕其疑可也

騶虞

騶虞被文王之化也名南國君出而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矢也發則必中然止於一發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田獵則騶虞虞人咸在而草木禽獸之盛

如此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嘆之以為文王之化至矣此詩之本旨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山陰陸氏及後儒多和之今不敢錄

栢舟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劉向以為衛宣夫人之詩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而非婦人之作也今觀詩謂舟浮於水而無人維楫遇風則覆矣以喻衛國無人維持則聽其自為敗壞耳此仁人所以憂

國之將敗而儆儆然不寐如有隱痛之憂亦似婦人不得於夫實非婦人之作也

簡兮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隱於下位世掌樂官其首章云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公庭萬舞言在日中至明之時在前易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況在側微者乎萬舞者二舞之總名也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子皆惡傷父志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於理為未當又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樗按此詩不瑕有害瑕過也我思二子之事於行無過有何不可而不去正與朱子言詩之意合也

木瓜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為狄所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以車馬器服而衛人感之言我為狄所滅之時但有遺我以微物猶當報以瓊瑤況齊桓贈遺之厚如此則當何以為報此感其救患之恩謂為瓜瓊不等之喻非尋常施報者之意也檡少小聞大父豫齋府君向余曰昔高祖憲園與鄭長史論詩及此曰爾以木瓜為今之所食者邪鄭君曰然憲園曰以桃李為木桃木李

邪詩人取意以贈雖輕而報之不可不重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閔周也賢者遭亂知道之不行欲求全身遠害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位尊則責重祿厚則憂深非吾力之不堪而遭值之不辰也賢者遠害居卑則國事日去故詩人不閔君子而閔周也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故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留大夫嗟字也大夫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以為生者也此篇與白駒之意一也夫賢者見逐國人欲致愛慕相與遊從而知莊王之不能復用可嘅也已

將仲子

將仲子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詩也桴玩其詞亦有可疑其首章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二章曰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此與

名南無感我帨詩一意且人情能知畏憚其父母諸兄之言亦庶幾哉鄭氏之說或未敢信與小序亦不合也

蟋蟀

晉僖公鄙陋局促故詩人賦此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謀國其大義九月蟋蟀在堂附近於人寒氣將至而歲聿暮矣公當及時以禮自為虞樂否則日月舍我而去所謂樂者非甚沉湎當思所居之位所職之事長慮却顧以盡國君之道也詩人忠厚勸戒之意豈非

堯之遺風乎故不繫之晉而繫之唐也

羔裘

羔裘刺時也晉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意謂在位不能備禦曲沃但華衣服而美詞語爾居居究究集傳以爲未詳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葢言在位者不肯恤民謀國爾

葛生

晉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者婦人指其夫所死之地
即詩人所謂塋域也言葛有所托蘞有所延我其誰與
乎煢煢然無所依耳末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婦人
要其死期以相從見唐風之厚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刺鄭世子忽也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
忽不從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辭意亦淫詩
也按春秋傳鄭世子忽不取賢譽之齊女乃迎他國之

女色雖美如舜華亦何益舍大國之援而卒見逐故詩人賦此以諷之兩言彼美孟姜德音莫忘此明指齊女而言

蘀兮

蘀兮刺鄭將亂也君子憂之呼諸大夫而告曰槁葉未辭柯以風吹而必落故謂槁葉為蘀也以比國難之時禍將及矣諸大夫其亟圖之倡予和女圖之之意也

風雨

風雨思君子也當此風雨如晦之時雞鳴不已以喻世亂而君子不改其節如此之人我既見之豈不坦然而平夷哉二章三章皆一意也

子衿

子衿序言刺學校廢也鄭以國亂學校不修生徒解散賢者念朋會之無從使我心悠悠思之縱我不往子寧不繼聲以問我乎以見亂之甚矣

采苓

罙苓刺晉獻公好諛聽讒也獻公殺恭世子逐群公子國人以罙苓起興謂公曰人之言未可遽以為然且察其何所從來則情偽自知矣人君能如此察彼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禍矣

權輿

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故賦此首章曰夏屋渠渠按正義夏大屋具渠渠勤勤言始則設食大具今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

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且爾雅釋夏大屋具正訓又如此以故知謂禮物大具也若依舊說則下章與首迥異矣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故作此詩謂讒言之惑非一日之致如防之有巢漸積而成邛之有苕蔓延牽附將及我也又引鷊鶂義與此同皆憂讒之意也

七月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采公劉后稷之詩以獻成王俾知小人之依以故稱夏正也若謂此詩周公所作也周之正朔典禮皆公所制豈肯自犯之夫秉周禮以律周人周人猶或不信其可不用周禮哉

東山

東山言周公東征之歸也其二章云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古今注及埤雅爾雅翼皆因之陳思

王論螢火夜飛非宵行耶集傳曰宵行蟲名或別有解
也

狼跋

狼跋美周公也首章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者豳
公之孫謂周公也碩大膚美也赤舄履之盛者也老狼
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跆其尾周公之輔成
王值時多艱二叔流言於外成王猜疑於內如狼前疐
躐其胡而後疐跆其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

惠皆釋人徒見履赤舄几几安且閒也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勞如此毛公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遜皆非是

常棣

常棣燕兄弟也其首章曰鄂不韡韡鄭氏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正義曰以鄂比于弟華比于兄鄂既承華又與柎連則鄂柎同比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

出車

出車勞還率也舊說西伯受命於商王因命南仲為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為勞還也自其出車至其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也或謂宣王命南仲非西伯也予以為西伯出羑里即得專征伐理或有之歐陽說與詩緝相同書稱西伯戡黎詩又稱伐崇伐密皆有其事然伐玁狁或亦然也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每觀小雅皆因其事而歌與國風所陳不同菁莪之詩當以為天子行禮於學宮則宴飲而歌此詩也

庭燎

庭燎美宣王也集傳不言所指考之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業以此証之當為宣王詩無疑也

鶴鳴

鶴鳴毛云誨宣王也集傳以為不可知其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考之諸家所説以為求賢人之未仕者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雖隱而名則著也此篇自秦漢以來説者多異毛鄭在衆説之先皆謂與求賢必有師承當從之

黃鳥

黃鳥序言刺宣王也集傳不詳某時所作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

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如此按詩義不言所刺之事亦不及宣王一語意或幽厲之時室家離散者則有之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則民之失所者必少小序吕氏俱謂宣王不足信矣白駒及我行其野其義皆同此

正月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末云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楊氏曰張衡應閒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亦

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天天為天天也衡去古不遠宜得其真且佌佌速速天天連文為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説勉强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説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毛氏以為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刺厲王蓋以此篇有番維司徒及鄭桓公友皆厲王時人故曰厲王詩櫸嘗考之鄭桓公友在幽王時番維司徒先後用

事又曰豔妻煽方處艷妻者褒姒也以此三事言之當從毛説與下二章小旻小宛大略相同皆以為幽王詩可也

雨無正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而下也衆多如雨非所以為政也槨嘗讀韓詩有雨無正所刺皆同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補傳云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

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是詩前二章皆十句而加以二句意或章句之多少不計也據今序求詩人之言亦可見令下如雨之多非所以為政之意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

戎成詩大義已見雨無正矣此二句謂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言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言内憂之迫也此庶與上下文頗順

啓明長庚

啓明長庚詩大義已見大東矣啓明長庚毛氏曰一星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漁仲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實二星也毛氏之説誤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大夫悔進小人也言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

進則譏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故君子悔之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

鼓鐘

鼓鐘序言刺幽王也集傳以為此詩義未詳不敢質其事永叔曰按此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葢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伐之亦不自

往初無幽王東廵之事然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其說亦通

頍弁

有頍者弁宴樂兄弟之詩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又有兼興兼比今詳首章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伊異人詩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又似比故曰當為賦兼興比也桴按此章分析頗明但詩只

稱六義若如此詩義不止於六也凡此似興似比當據其首章重者要者而言不應二三其說也

車舝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傳以為燕樂新昏之詩也按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也小序云幽王無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近之非宴樂新婚之作也

棫樸

棫樸序言文王能官人也鄭氏謂頍析棫樸將祭而用
爇𤇾於奉璋之說也倬彼雲漢而下鄭說更無官人之
意其曰壽考作人者言文王能養育賢才各任其職王
但享壽考遐然在上無所動作而國自治也官人之意
何在哉

思齊

思齊序言文王所以聖也古注云非但天性而德有所
由成爇言文王所以聖者由母太任賢也夫思齊之義

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自惠於宗公而下四章皆了不及大任何也或曰首章錯簡耳詩本言周世有賢婦文王幼育於賢母長得賢配之助以成其德其德由内及外由近及逺不以幽隠而廢不以厭倦而怠不聞亦入不諫亦式也言性與天合葢如此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又述所遇事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成也據詩義解若此然首章終似錯簡耳

靈臺

靈臺爲文王作也經度營表庶民樂於趣事所以不日成之不日古注云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栫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而成一臺者哉

鼉鼓

鼉鼓陸機曰鼉似蜥蜴皮堅厚可以冒鼓韻會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閒謂鼉鳴爲鼉鼓其數應更故吳越

謂之鼉更未見有以皮冒鼓者樂書曰詩人託之其鳴應更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似鳳故謂之鳳簫即此類

下武惟周

下武美武王也集傳曰下義未詳周氏曰凡物扶植之則上偃仆之則下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偃其武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生民

生民誦后稷也其三章云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毛傳曰岐知也嶷識也謂后稷早有知慧而匍匐之時即能就口食藝麻麥也曹氏以為岐嶷能立之狀若然既言匍匐又言能立似相背戾毛傳近之使知慧不早則與常人何異非所以誦后稷也

既醉

既醉序言成王祭畢而燕群臣也其三章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舊說以令終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也此庶幾得之

維玉及瑶

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集傳以為帶此劔佩以

上下山原呂氏以為以如是之佩服而覲如是之勤苦所以為厚於民意尚未明若欲勤民何用佩服於此佩服何以見其勤民葢此章接上章遷居而言始遷之時公劉相土居民汲汲雖劒佩在身不暇解釋即勤於事以見其厚民之切也

卷阿

卷阿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莅政召康公作此以獻其意在求賢用吉士也其言鳳凰于飛亦集爰止鄭氏

以爲因時鳳至故以爲喻欅嘗考之詩書諸史成王時未嘗有鳳至也且鳳希有之鳥以興王能致難得之臣也以此知不指鳳爲實有之物明矣鄭之不可信類此

崧高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凡八章初讀之皆贈申伯之辭及再玩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大計是詩之義也王氏曰此詩本贈申伯而以爲美宣王則王之美於是乎在

唐史臣褒裴度云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

往近王舅

往近王舅詩其義已見崧高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辭者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不一楊氏曰詩云彼其之子禮記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記也其也忌也皆語助辭也樸曰已矣二字古通用如毛說似又簡明

常武

常武序言宣王親征淮北之夷名穆公作是詩以美之傳曰詩中無常武二字名穆公特以此名篇葢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又見觧頤新語云名穆公之意謂德可為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後之為辭賦者或竊取其義如作曲終奏雅勸百諷一之類是也

維昔

維昔詩大義已見召旻其五章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善人是富今茲之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須及時誰能待來茲維昔之富不如時言君子之得志也維今之疚不如茲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粺以比君子小人疏麤米也彼小人何為不廢

退以避君子乃職主援引之黨乎

池蝪

名旻刺幽王也其六章曰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集傳以此詩作賦體余心竊疑及見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爲是又見語錄荅潘時舉問亦同但集傳未及改也

清廟

維天祀文王也洛誥稱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則是成洛邑而作此詩也又稱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按烝祭文武而此樂歌祇頌文王之德者何也葢父子並祭統於尊故不及武王也

假以溢我

假溢詩大義已見清廟矣春秋傳曰假為何溢為恤余初讀未安及觀詩緝假大而盈溢於我常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收謂保其業惠謂體其德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此

說亦通且經文不改也

是用大介

周頌祭武王之詩時純熈矣是用大介鄭氏訓介為助大介所謂得道者多助也或訓介為甲似不如鄭為切也

烈文辟公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作也錫福毛氏以為文王錫之鄭氏以為天錫之今注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

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諸說不同要之毛
鄭於事情稍近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洪範云天子斂
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

振鷺

振鷺為助祭諸侯作也武王克商封舜之後於陳禹之
後於杞湯之後於宋謂之三恪書所稱作賓王室是也
周承殷微子且賢故來助祭兩見於詩殷尚白服色因
之不改其一曰振鷺于飛亦有斯容其一曰有客有客

亦白其馬皆為微子而言序謂二王之後不言主名又非三恪之義此序之誤也

夙夜基命宥密

夙夜祀成王也楊氏曰毛氏云宥寛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寛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乎今人解宥為宏深密為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寛宥也未聞宥為宏深也宏深靜密既於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為何事聖人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易曉易見不如是之隱僻也

閔余小子

閔余小子嗣王朝于廟也末云烏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皇王集傳兼指文武也鄭氏謂武王也嚴氏錢氏解亦同鄭說余嘗疑之及得仲木經說辨論可謂詳矣亦以三氏之言為是

泮水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戴埴曰泮宮漢儒以名學嘗

觀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則克敵之功既克淮夷不吳不揚則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其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似矣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矣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飲之和樂合序與詩皆無育才之說也按通典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如楚渚宮之類是也余觀戴氏之

辨數百言且有根據予不能盡錄姑舉此以明泮非因學而設也

閟宮

閟宮序言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其二章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史臣追叙之辭非太王真有翦商之志矣或曰此詩作於僖公既卒之後觀四五章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皆祝僖公昌大而壽考也若謂僖公既卒之詩似難解矣

玄鳥

玄鳥祀高宗也詩緯曰契母有娀氏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而墜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以彰大其事予切疑之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其口且隘何得云啣即使啣之而誤墜未必不碎也葢解詩者不得其說而取緯說以明之考之月令玄鳥至以太牢祀高禖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祈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

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自天來也此說庶幾得詩人之意也

五經稽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四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隱公

春王正月

自漢以來觧經者皆謂周正建子至宋諸儒始有謂以夏時冠周月者有謂時月皆仍夏舊者各持所見紛紜不一愚按春秋桓八年十月雨雪定元年十月

殞霜殺菽夫雪與霜降于十月節氣之常必周之八月而後知不當有而有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以見時暄而寒令失職矣若夏之正月東風解凍自當無冰又何為異況二月乎諸説雖有異同然以經文考之當的然知為周正無疑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邾之命卿也左氏公羊俱以為邾子克之字及考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何獨于邾而字耶其曰邾

儀父者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之類是也

鄭伯克段于鄢

諸傳專責莊公失教其說固是按春秋之法責上常輕責下常重以此防民猶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蓋長幼之分尊卑之義不明也分義明而天下無叛逆篡弒之禍矣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卒不日三傳妄觧武夷胡氏辨之詳矣獨謂恩

數之有厚薄不能無疑焉竊嘗考內大夫卒者自成公以後皆書日成公以前間有遺者蓋歷年遠而簡編脫故也其卒不日者皆類此沙鹿齊氏曰魯之世卿凡九家合三十八人其書卒者未有不日者也有不日者此年公子益師及後無駭卒挾卒數人而已傳例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此固不足深信然直指為脫簡尤屬臆說之至存以質疑可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以為裂繻字也考之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者其說難通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公羊之說似亦未當子上疑有闕文

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之妻公羊以為隱之母按左傳聲子仲子均非正嫡安得僣夫人之號春秋之初王制猶存未至文公以後僣稱失禮之甚也

武氏子來求賻

諸傳皆為平王崩武氏子為王來求賻也獨孫明復以為武氏子父死未葬故來求賻若謂王求賻則在周卿大夫豈無可使者乃使一未爵之子乎當以孫說為是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說凡例者謂稱名自絶于先君故削其屬籍稱公子者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讐夫事同而書異何

也春秋之初命氏者向少故州吁無知督萬不書其族春秋之中大夫僭國無有不氏者故高人歸生里克趙盾徵舒崔杼甯喜陳乞楚比皆以大夫書氏書名矣稱人微者稱國衆而不可名者也春秋據事直書其罪自見名爵稱謂之間何有輕重哉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帥師伐鄭本一事也傳岐而為二其義重翬之罪以為非公命而專兵也雖然不書使罪自見矣今必

斷章而義似反晦也此與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
兒傳同

滕侯卒

左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則稱名按春
秋此年書滕侯卒宣九年成十六年書滕子卒皆不
名至昭以後凡四書滕子卒皆名此近者詳而逺者
闕也史文之脱可知非謂同盟與未同盟也

城中丘

此年公將伐邾城中丘左氏曰書不時也按春秋城內邑二十有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其餘皆時也不時而城固書時而城亦書何邪聖人惜民力慎興作懲僭慝爾其因邾因莒而城與大夫自強而城各因文以見義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以日書者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經天變也又如壬申御廩災乙

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為不敬若此類蓋于書
日見之非以日之書不書寓褒貶也

齊人鄭人入郕

今年齊鄭入郕莊八年郕降于齊以此觀之齊欲并
郕故帥鄭人而入左氏謂討違王命于經無所考亦
不敢據也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按春秋國君終嗣子繼正則行即位之禮文成襄哀是也繼故則子弟不忍行即位之禮莊閔僖是也桓宣非繼正也而行即位之禮者何葢桓弒隱宣弒赤皆以弟簒兄而有國不義之甚畏人議己故假此禮欲自同於遭喪繼正者以欺天下後世耳大抵行即位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禮則不書聖人據史舊文無所加損如其意之說恐亦未至

滕子來朝

胡氏曰桓負篡弑大惡先鄰國而朝之與夷狄無異故降而稱子苟如其言罪及一身足矣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且當時滅典禮叛君父者多矣何皆不貶而獨及一小國邪程沙隨又曰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滕故自貶稱子及觀隱公初滕薛爭長位次且不肯讓矧自貶其爵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

見滕侯卒皆窒礙難通也按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與杜氏范氏之說俱同其為王所黜審矣當是時周德雖衰命令猶存如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為子傳以為數從齊桓攘楚桓請于天子命為諸侯以此觀之則時王黜陟之令未可謂廢盡也

杞侯來朝

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公穀皆謂

杞為紀以齊欲滅紀紀求魯為援非為桓立而朝也

按春秋杞侯自是年朝桓之後繼有入杞之役會郕之平比事而觀知其為杞必矣左氏非誤也若紀自齊鄭偽朝之後始有戒心與杞無預至其朝桓之失即文自見亦何待貶爵以著之乎

春正月

四明程氏曰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謂王不須歷或謂桓無王或謂元年書王以正桓之罪二年書

王以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終也其說然乎曰聖人據舊史作春秋以見當時之事其經國大義昭如日星豈屑屑去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臆度起紛紛之論哉必其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耳今必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四年書夏五而無月昭十年不書冬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僖二十八年不書冬有日而無月將何以為義乎夫桓之篡弒固無王矣宣公事迹與桓無異何以

復書王邪桓既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為正桓之罪三年不書王反不正桓邪元年猶可言也二年書王為正宋督之罪然翬弑隱慶父弑閔楚商臣弑父凡此類何以皆不書王于前去王於後以正之邪若曰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終則尤難通者也為此說者由於不觧王正月三字相屬而以王字自為一義正月自為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為襃貶義在於事而不在於年

月日時之閒則自然無此病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當是時諸侯會遇不盟者多矣豈皆近正邪如近正則齊衛之君必有殊異之行及考二國始末並非賢君據經文只譏其僭也僭者何春秋非王者不稱命書齊衛胥命于蒲者罪二國之僭王也

有年

有年者三傳以為祥賈逵胡氏以為異何也古者國有災祥君告廟史然後書以有年告者桓宣之意也二公得國不正葢欲假天道以厭服人心也春秋不革者正以著二公僭逆夸詐之罪爾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按春秋戌字下疑有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脫之矣不然明年蔡人殺佗事

無由起也甲戌己丑相接當是傳寫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此葢譏子弟預國政耳或謂責世官若然何不曰仍氏之子乎如仍氏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若晅渠伯糾之類是也今曰仍叔之子蓋知為未命之稱也杜說得之矣

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來魯必經曹衛之間故先書如曹而繼書賓來

文相承也齊氏曰往外曰遂內來曰賓皆無事之辭

或以賓為名恐誤

丁卯子同生

胡氏曰冢嫡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此義固精

然文公成公皆嫡也何又不書穀梁子曰疑故志之

考之經文桓公三年文姜歸魯至十八年始與桓公

如齊其間十五年文姜在魯未嘗適齊而子同生于

桓公六年則同非齊侯之子明矣穀梁之說與齊詩展我甥兮之義合蓋必有所據也

焚咸丘

桓立七年邾不修朝聘之禮故焚其邑杜氏曰焚火田也火田而在今十二月固其時也何用乎書明年秋伐邾益信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豐氏曰按石經二朝字俱作奔字蓋穀伯鄧侯見逼

于楚而如魯自是不復能歸其國矣公穀皆曰穀伯鄧侯何以名失地也其為來奔而非來朝明矣然則傳本之譌不在二子之世而在晉泰始之間乎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突宋出也宋欲立突執祭仲仲從其請突遂立而世子忽奔衛公羊以為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然未必不由公羊啟之也反經之說不亦謬乎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豐氏曰按石經衛侯晉卒四字在盟于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二字穀梁傳錯簡于此

許叔入于許

左傳載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今鄭亂而始入也按經隱十一年止書公及齊鄭入許許未嘗滅也許未嘗滅則必有君許者矣設使許叔果奉許祀則今日之事乃光復舊物必異其文以書不得與

突入鄭小白入齊同一法也

蔡季自陳歸于蔡

何氏謂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季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經凡書自某國者皆求援而歸也求援而歸是不命于先君不請于天子謂之禮得乎春秋紀事為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如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寵篡逆也而書榮叔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

以臣敵君為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皆賢而字之邪何氏之說似不足據

葬蔡桓侯

啖氏曰春秋諸侯多私謚且稱公而蔡獨請謚于天子故以本爵加之及考春秋諸侯葬者悉稱公不應此獨異葢公者虛位禮之文也諸侯在國臣子皆以是稱尊君之辭也至於魯頌乃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者其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雖達于天子告

于宗廟亦取尊名稱之不以僭為嫌也請謚之說三傳不載惟啖氏倡為此議蓋本于桓侯傳寫之誤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如其說自此凡八書夫人姜氏何也蓋再見故不言姓氏耳若夫人孫齊求其義自見不在去姓氏以示貶也

單伯逆王姬

左傳曰單伯送王姬杜氏曰單伯天子之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單伯送且命魯主之諸傳不然皆以單伯為魯卿也改送為逆按春秋凡謂娶者曰逆嫁者曰歸今言逆是魯娶王姬矣可乎以左氏杜氏之說考之與經義俱合單伯其為王卿明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諸傳皆謂桓公弒逆之人生不能討死又褒錫故特去

天而書王也此恐未然不書天者脫之髙陵吕氏曰寵篡逆之罪即錫命之文已具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為子而可改易父之名字謚號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何以不書出奔出奔者身雖奔而國猶在或為人所滅而出奔非我自棄其國也紀侯不然閙三國遇于垂則以為謀已也遂棄其國而逃故特書曰去其國深罪紀侯之不能守社稷也如穀梁言民之從

者不遺一人四年而後畢則紀當復興如太王之去邠也然自此之後紀無聞焉不知所從之民何以止乎此就大去二字生義也然不觧大本紀侯之名茍以大去為盡去則伯姬不葬叔姬歸酅不可通矣

秋大水無麥苗

左綿趙氏曰說者以麥苗為二物麥且未艾安得獨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

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苗未實為水所漂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何氏謂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讐戰雖敗亦榮也按此年莊公以納糾未克故與齊戰於乾時為讐定國非復讐也其戰何名其敗何榮正以見戰之非義以取辱也

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桓既立報其納糾之役戰于長勺魯幸而捷故書

公敗齊師于長勺而傳者以未陳為敗詐也夫魯敗某師多矣無有書戰者豈皆未陳而敗乎此以納糾致寇亦自足責奚用詐謀為貶乎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范氏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按春秋諸侯失地被獲皆名氏於賤者責其不能守社稷也然有不名者或遠方小國名字不通或通史失之不然譚子失地與蔡侯獻舞何殊其可賤一也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明張氏曰說者以為與齊之能安中夏故書爵愚

四國無王故書人夫法家擬罪必分首從若實其首

而誅其從則其謬甚矣四國書人皆微者也非貶辭

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之盟不日傳曰信之也葭之盟不日則曰渝之也

柯之盟不日則曰危之也比而觀之三盟俱不日將

以信之為是乎渝之為是乎危之為是乎此蓋世遠

史闕聖人安得僕僕問而增之乎然其事之美刺係
乎其文實不在書日與不日也

單伯會伐宋

齊桓北杏之約尊王也宋人不遵齊桓請于王王遣
單伯伐之非兵力之不足也桓之意欲以假王命懾
諸侯之不一者公穀諸儒因元年逆王姬之誤遂以
單伯為魯大夫失春秋會伐之旨矣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有生事異域而以公羊之言為據者按春秋書遂盟者罪公子結也結不可遂盟則公羊之說誤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姜氏之惡極矣始終以夫人之禮書之孰謂春秋奪人之爵以為貶也亦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耳

夏五月

何休曰譏莊公娶讐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說太鑿未有以五月為首時者下文有脫事爾或曰四譌為五也

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公慕大國之盛而欲締婚故與高傒盟于防也非親盟故書及說者謂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按公與大夫盟者未嘗不書如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何獨於此為諱乎此蓋譏仇讐喪娶爾

祭叔來聘

凡王臣來聘于魯皆書使此年祭叔來聘不書使非王命也非王命則祭叔私交于外當書曰來如隱元年祭伯來之類也春秋書來不稱聘稱聘則又非私也祭叔上疑有脫誤

荆人來聘

前伐鄭書荆今聘書人或者不考其文因以為進之也若直書荆來聘則似舉國皆來於文不順而大夫

之名氏又未通于中國也故加人不然僖十八年荆人狄人伐衛亦書人者豈皆進之邪

丹桓宮楹

何氏曰丹楹者為將娶齊女欲夸大示之果爾則羣廟當盡飾豈特一禰廟哉此蓋文姜將祔廟而飾桓宮楹也

新延厩

按左氏鮮新為新作過也公羊鮮新為修舊不及也

何則凡室宇創建曰新作因舊而葺之曰修舊新延
廄非創也去其舊而一新爾

郭公

趙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
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者之誤又有云郭
亡亦臆度之辭

齊人伐山戎

燕周同姓之國雖不修職貢非山戎所得伐也桓公

方受方伯之命而可以無討乎是故救燕伐戎而命
燕君納貢於周者連師責也傳譏桓公勤兵遠夷過
矣
齊侯來獻戎捷
陸氏曰當為齊人文誤按上文伐戎則人安得獻捷
則侯乎
城小穀
小穀魯城也經以魯自城為文左氏曰城小穀為管

仲也蓋左氏因見昭十一年申無宇稱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遂誤以城小穀為城穀也以經文考之穀自是齊城小穀自是魯城城小穀非為齊城也

公子牙卒

傳謂牙黨慶父而季友以君命酖之為季友諱殺同姓故書卒也按經内殺大夫書刺不書刺而言卒則非殺明矣

閔公

季子來歸

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内亂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舊史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按諸傳俱賢季子有相魯之功固也及來歸之後不能防武闈之難不能討慶父之惡忍視故君不爲喪葬汲汲惟在謀立僖公以終成風之託可

謂賢乎不賢乎棨陽之論深得春秋誅絶之義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之説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郊禘之禘也又禮稱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者審第昭穆之序當三年或五年天子諸侯取毁廟之主設壇墠而祭之此所謂禘祫之禘也若天子禘不祫諸侯祫不禘是天子諸侯各廢一祭矣安得有三年五年之

辨哉天子諸侯當免喪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今莊
公之薨方二十五月閔公即行吉禘之禮此失之太
早不謂當禘不當禘也

五經稽疑卷四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姜令熙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